



遇见动物
的时刻

「美」克雷格·查尔兹著
韩玲译

The
Animal
Dialogues
Craig Childs

The
Animal
Dialogues
Craig Childs

遇见动物
的时刻

「美」克雷格·查尔兹著
韩玲译



THE ANIMAL DIALOGUES by Craig Childs

Copyright ©1997,2007 by Craig Childs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,Brown and Company,New York,New York,USA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1-2015-82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遇见动物的时刻 / （美）查尔兹著；韩玲译。— 杭

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5.6

ISBN 978-7-5339-4240-3

I. ①遇… II. ①查… ②韩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
—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13625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

特约监制 冯 倩

特约编辑 万巨红

装帧设计 友 雅

遇见动物的时刻

【美】克雷格·查尔兹 著 韩玲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259千字

印张 11.5

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40-3

定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◆作者的话 ◇— 005

◇◆序 ◆◇

◆大蓝鹭 — 007

◇◆动物界 ◆◇

◆动物 ◆— 013

◇◆食肉类 ◆◇

◆熊 ◆— 019

◆郊狼 ◆— 039

◆美洲狮 ◆— 051

◆狗 ◆— 073

◆浣熊 ◆— 083

◆猫与鼠 ◆— 093

◆美洲豹 ◆— 105

◇◆鸟类 ◆◇

◆秃鹰 ◆— 111

◆游隼 ◆— 121

◆鹰 ◆— 125

◆斑点林鵙 ◆— 129

◆宽尾煌蜂鸟 ◆— 141

◆渡鸦 ◆— 143

◆大雕鸮 ◆— 157

◆紫绿树燕 ◆— 167

◆广匈 ◆— 169

- ◇ ♦ 偶蹄类 ◆ ◇
♦ 雪羊 ♦ — 173
♦ 叉角羚 ♦ — 191
♦ 马鹿 ♦ — 201
♦ 大角羊 ♦ — 211
♦ 骆驼 ♦ — 225
♦ 骡鹿 ♦ — 243
◇ ♦ 其他 ◆ ◇
♦ 海公鱼 ♦ — 247
♦ 豪猪 ♦ — 257
♦ 蟑螂 ♦ — 265
♦ 背尾蛇 ♦ — 269
♦ 海狮 ♦ — 283
♦ 红斑蟾蜍 ♦ — 291
♦ 虹鳟鱼 ♦ — 305
♦ 蚊子 ♦ — 315
♦ 乌贼 ♦ — 325
♦ 黄蜂 ♦ — 335
♦ 大青鲨 ♦ — 339
♦ 人 ♦ — 351
◇ ♦ 动物界 ◆ ◇
♦ 动物 ♦ — 355

The
Animal
Dialogues
Craig Childs

遇见动物
的时刻

「美」克雷格·查尔兹著
韩玲译

◆ 作者的话 ◆ — 005

◆ 序 ◆ ◇

◆ 大蓝鹭 — 007

◆ ◇ 动物界 ◆ ◇

◆ ◇ 动物 ◆ — 013

◆ ◇ 食肉类 ◆ ◇

◆ ◇ 熊 ◆ — 019

◆ ◇ 郊狼 ◆ — 039

◆ ◇ 美洲狮 ◆ — 051

◆ ◇ 狗 ◆ — 073

◆ ◇ 浣熊 ◆ — 083

◆ ◇ 猫与鼠 ◆ — 093

◆ ◇ 美洲豹 ◆ — 105

◆ ◇ 鸟类 ◆ ◇

◆ ◇ 秃鹰 ◆ — 111

◆ ◇ 游隼 ◆ — 121

◆ ◇ 鹰 ◆ — 125

◆ ◇ 斑点林鶲 ◆ — 129

◆ ◇ 宽尾煌蜂鸟 ◆ — 141

◆ ◇ 渡鸦 ◆ — 143

◆ ◇ 大雕鸮 ◆ — 157

◆ ◇ 紫绿树燕 ◆ — 167

◆ ◇ 鸝 ◆ — 169

◇ 四歌 ◇

◇♦偶蹄类♦◇

♦雪羊♦—173

♦叉角羚♦—191

♦马鹿♦—201

♦大角羊♦—211

♦骆驼♦—225

♦骡鹿♦—243

♦♦其他♦♦

♦海公鱼♦—247

♦豪猪♦—257

♦蟾蜍♦—265

♦响尾蛇♦—269

♦海狮♦—283

♦红斑蟾蜍♦—291

♦虹鳟鱼♦—305

♦蚊子♦—315

♦鸟贼♦—325

♦黄蜂♦—335

♦人♦—351

♦♦动物界♦♦

♦动物♦—355



◆
作
者
的
话
◆

下面书页中所讲述的故事，有些最初出现在我于1997年所写的一本名为《十字路口》（*Crossing Paths*）的书中。其他的则是自那时之后写的。读这些故事不必遵循任何顺序，也不用一口气读完。它们并没有按时间先后排列。实际上，我倒是希望，你，一个读者，偶然遇到了这本书，在一个书桌上发现它，书页正打开到一个关于美洲狮的段落，或者，你翻阅着它，直到被十五只巫师般渡鸦的凝视所吸引。这便是每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的方式：不期而遇，呼吸骤然停止。如果你是那种坚持要从左读到右的人，我建议你在开始每个新章节前喝口清水。更好的做法是，我建议你在读下一个故事之前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打开门，到只有小鸟和浣熊的树林中走一走，或是到有蜥蜴和长耳大野兔的沙漠中走一走。捧一杯泥土，在唇间尝尝它的味道。从溪流或是基岩水洞的清澈潭渊喝口水。回到住处，这本书正在桌子上等着你。拉过一把椅子，看看其他的野生动物会来和你说些什么。





◆ 大蓝鹭 ◆ 序 ◆ ◆

很小的时候，天还没亮我就会醒来，抓起床边的小背包就向外走。包里装着一个线圈本、一支削好的铅笔、用纸袋包好的早餐，还有一个从旧货商店买的按键超大的录音机。我走出家门，穿过四邻八舍，来到一片满是红翅黑鹂的田野边。在这里，我掏出录音机。鸟儿们殷勤而无序的声音像股票市场上四起的叫嚷。我按下录音键，静静地听着。

随后我继续走到其他地方，录下其他树下鸟儿的叫声。我慢慢嚼着冷硬的吐司面包，记下时间、地点和鸟的样子。我的字很难看，歪歪扭扭的，典型的小学生字体，真希望能把字写得像大人一样。时不时地，我会用铅笔画个圈，让它看上去像连笔。我一条条做着记录，一行不够的话，便把单词的最后一个或两个字母放到下一行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像其他所有事一样重要。而我呢，仿佛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仿佛我很了解鸟类。可是实际上我并不了解。我只知道它们会飞，而且飞得很漂亮。我咬着铅笔，若有所思地“嗯”一声，学着我所见过的那些大人样。

我带着录音机，在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以东的田野中走着。一天中这么早醒来，是很少见的事，感觉像是自己的生日或是感恩节。以前我从来

不知道日出这么绚烂，不知道当它照在你面庞上的时候，你都能切实触摸到色彩的样子。我幻想着跑到树林里去，变成流浪者，变成隐士，可是很快六十分钟的磁带就录完了。我回到家，再次吃了顿早饭。

几十年的时间里，我从未听说过约翰·詹姆斯·奥杜邦^①、阿尔多·李奥帕德^②、安·兹温格^③。几十年的时间里，我摸索着走近大地，非常显眼地暴露在灰熊和蜂鸟面前，拂去道路上的尘土，肚子贴地穿过森林去看动物。我的卡车埋在新墨西哥州土路上没过车轴的沙堆里。我成为北美沙漠里的水源向导，带着城市里来的年轻学生到荒野中去，教他们如何通过气味找到郊狼，如何让塔兰托狼蛛爬过自己的手掌。我攀缘于峡谷之间，寻找着所有的恐惧、沉寂和荒野中驿动的绝妙生灵。

现在我经常出去行走。有时候上百公里，一连几周、几个月环绕山脊或顺着峡谷跋涉。更常做的是一个下午走上四百米，在树林间穿梭，找个软和的地方坐坐。我的眼睛总是习惯性地去留意各种形状和动静，如果能看到任何动物，那全都是不期而遇。不知道老练的追踪者是如何做的——选择一种动物，然后找到它。我选择了郊狼，找到的却是滂沱大雨的一天。选择了麋鹿，找到的却是鹿鼠。正蹲着察看美洲狮的脚印呢，美洲狮却一下子从我背后跃出。

要看到动物，你首先必须保持绝对静止。你也许要在街道涵洞的黑暗中蜷上三个晚上，才能看到浣熊来了。你也许要在冻原上赤身坐着，然后

① John James Audubon, 1785—1851, 美国画家、博物学家，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“美国国宝”。

② Aldo Leopold, 1887—1948, 美国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。

③ Ann Zwinger, 1925—2014, 美国自然历史作家，代表作为《奔腾的河流》。

才能看到灰熊。或者，你只是需要亲自到那里，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，突然一队背部通红的火蜥蜴不紧不慢地从路的一端爬到另一端。这个时候你必须离开汽车，在公路上四肢着地趴着。不过要小心，不要碰到它们，因为指纹上的弱酸会腐蚀它们的背部。当你和某种动物不期而遇，也许会像响尾蛇的吱吱声一样让人吃惊而迅速。也许你都有时间记录下风向的变化和每天光影的移动。

每次我见到动物的时刻，都像是利刀戳进了布料。从这些刺戳的洞中我能够看到第二个世界。那里有关于进化、饥饿、死亡的故事。其中还穿插了物种历史、猎捕者和猎物之间的关系，穿插了如同雪地中的血迹般那样玄妙的生命。我曾与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人交谈，曾在发霉的博物馆地下室里一堆堆头骨和骸骨中翻找，阅读实地生物学家的报告。但是，故事扣人心弦之处仍在户外。



我是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河边的一个向导处看到那只大蓝鹭的。一场漂流旅行结束之际，我们正在清理行李。周围全是敞开的冷藏箱和疲倦的人。人们抬设备的手都干燥得皲裂开，流出了血。这在这个季节中是常有的事情。身后的一个人叫我向上看，我把脑袋从冷藏箱下伸出来。上方六米处拂入视线的是一只大蓝鹭。它的翼幅有些恐怖，像个飞翔的恐龙，蛇一样的脖子向前直伸，长长的双腿拖于其后。到达我们头顶正上方的电话线杆后，它的翅膀变了样子。舒展开来的羽毛像是完全鼓起的降落伞。

这对半球状的翅膀突然停顿在空中，占的空间比我们两个人合起来还要大。它花样滑冰一般柔韧而典雅地落到电话线杆顶上。翅膀在外侧略停了一会儿，身体摇摆着找到平衡。然后翅膀收了回去。

“上帝啊，看看那只鸟。”我身后有人说。是啊，上帝，我看着呢。从头到脚，它有将近一米半高，呈现出微妙的铁青色，能混淆人的视线。它环顾了一圈下面的拖车房屋和漂流用具。从我们的角度看去，能完全看到它的身体。它的头部色彩很丰富，有对比度很强的灰色和蓝色，还有军刀一样黄色的喙。它的头在长长的脖子上保持着平衡，完全脱离躯体，可以自由地转动。头部的动作本身便是一种语言，头骨后面的重量同前面很轻的喙保持着平衡。

人们走过来搬运着行李，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。我们没有动。两个人安静地看着这只鸟，被它吸引，仿佛它是一个魔术师。每天你都能在河上看到这些蓝鹭从河岸上展翅飞起，在眼花缭乱的白鹭中偏转方向。你看到它们总是等到最后时刻才飞起、鸣叫，仿佛是在怀疑你竟然这样厚颜无耻，离得这么近。但却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它。不是这样径直看到上面，不会直接看到它的眼睛。现在既然蓝鹭离得这样近，你便想问些问题。但是你不能。你说不出一个字。你只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盯着它，因为它随时可能飞走，此后你便要记起自己是谁，生活又将重新开始。我们两个属于一个物种，这个物种以修路、艺术创作以及宣称高于其他物种而闻名。作为理性动物，我们提出很多问题，给出连篇累牍的答案，但是此刻我们却死亡般安静。蓝鹭控制了我们。它是一个昂首阔步者，耐心而安静，在它等待着、注视着浅水中的鱼时，时间都凝滞成了冰。它高踞于电话线杆上，纤细而尖利的脚趾盖住了所有的边沿。它抖了抖羽毛，转头向后用嘴啄了啄，整理好胸部钢丝般的羽

毛，那些羽毛尖窃窃私语般地散开。它的眼睛向下斜视，当你的食物在脚底下游来游去时，这一适应性的变化便会很有用。

你无法看着这只鸟，而后得出谁比谁更高级的结论。渡鸦百科全书般的词汇不比红斑蟾蜍皮肤饮水的能力更让人羡慕。人类破解世界的嗜好不比叉角羚大得出奇的眼睛更显价值。

人们继续走来走去。炉子和干燥的纸箱被搬进来搬出去，摆放了一遍又一遍。结扣一个个打起来——双半结，车夫结，单套结，酒瓶结——可以把设备固定在货车上，系牢防水油布和长短不一的绳索。蓝鹭的脖子略微缩成S形，重心向下转移。你会在它们起飞前看到这一动作，而且它们总是略停一下，仿佛要确定下时机。它翅膀张开，在蓝天的映衬下闪闪发光。拍动一下，它离开了电话线杆。拍动两下，三下，它开始滑翔开来。空气托起它的身体，变成一种有固定形状却又难以辨认的泥塑。那只大鸟向我们发出碎石般的叫声，向西朝着科罗拉多河飞去，回到沙漠和水源中，远离向导处和拖车房屋，这里在世世代代蓝鹭的记忆中，曾经是沙漠和水源。它早已飞走了。

我身后的那个人只是说着“嗯”。除此以外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即使你无意寻觅，也会看到这些。你走出房屋，即便并不知道动物们在那里，它们仍会发现你。无论你是善于观察、有好奇心，还是没意识到、不情愿、漠不关心，它们都会找到你。它们在你周围活动，留下大小不同、步态各异的印迹，不同数量、不同形状的脚趾印和爪子印，还有身体重量压向地面、注视着你的时候留下的标记。它们的气味有着羊毛的甜味，或是丰饶的泥土所带有的黑蔗糖浆的味道。在这种不起眼但又昭著的

丰富中，总会有形式和功能上的亮点；而宇宙，不过是一个装着各样巧妙设计的无底摸彩袋。



这本书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个结集，记录了我在动物们停留时尽可能长时间注视着它们的时刻。这些经历现在转化成为文字，就像是要用木棍搭起一个天空。动词与名词，并不总能转变成这片天空的天气。在炎热的日子里它们也许不会干燥裂开。即便是自己的眼睛，也有说谎的时候，看着一只虎鲨，却不知道它的形状和方向；而在一个峡谷中谛听美洲狮的声音时，耳朵也有误导的时候。

我写这本书，希望能分享自己所见证的诸多微妙，希望能在最原始的背景下培养起对动物的熟悉感。有时我显出渎神般的自大，而后学得安静下来。仅在观察短尾鼬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时，我就受到了性格和精确度方面的指导。当然，一次相遇便是一出即时戏剧，但要知道，在这一时刻之外，是漫长而华丽的生存轨迹。

动物的生活在臆想之外。它远远超出了科学论文和营地篝火旁故事的范围。它像呼吸一样真实，像孩子的语言一样意义重大。

Ardea herodias

